祭仲之厲公

桓十一年 註見四卷○祭仲殺雍糾桓十五年祭仲專

雍糾殺之雍娵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其母曰謀○高渠彌殺昭公桓十七年

祭仲仲殺公宜其死也○初鄭伯將昵高渠弥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也○齊人殺子亹桓十八年

初及婦人宜其死也○初鄭伯將昵高渠弥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也○齊人殺子亹桓十八年

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也○齊人殺子亹桓十八年

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不免乎○初公子亹會齊侯于禚而與高渠弥謀之高渠弥殺子亹而立公子儀父人殺子儀而立子元子元殺子儀而自立也○鄭人殺子南桓十九年

有人殺子儀而立子元子元殺子儀而自立也除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立之曰祭仲也除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立之曰祭仲也智免仲曰信也○楚殺

子南襄二十二年楚靈王有寵於令尹子南子南末盈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

臺灣商務印書館藏

詩焉子曰南之子
泣棄疾為王卿士王
棄疾殺王卿士王子晳泣曰棄疾為王所知也国将討焉不敢問誰之罪也王曰
吟尹之不能尔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君不
對曰父殺子能尔乎
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于四竟于南之
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礼唯二
三子三曰棄疾請尸于訾之既葬俱徙于
于曰吾与殺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則臣王所
曰棄父讎吾懼弗
忍也遂縊而死君子
告君子曰理告衆人以事所謂衆人者見形而後悔
按迹而後明非遽可理晓也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
者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子于處死生之際固已得於
言意之表矣由衆人觀之則天下之可惡者孰有甚
於死乎雖申告以義之重焚彼不知義果何物口誦

心揣淡手若大羹則水之無味也以無味之言而遍
之就相惡之死吾知其難也曷若告之以事因其素
所晓者而入之乎答仲尼曰宋人之執而不能死必曰
所惡者莫甚于死也故受逐君之名焚不數年而
有雍糾之謀使仲弗先知則陋厲公之機矣向之死
旨徇國今之死以怙權計其榮寡矣淵也嘗是時雖欲
復死於宋其可得乎其後當昭公之弑而又不能死
亦必以所惡者莫甚於死也故密縱弑君之賊不數
日而有首止之會使仲弗先知則隨桑弧之戮矣向
之死以討乱今之死旨從逆其榮寡矣淵也嘗是時

雖欲復死于昭公其可得乎人之所不可復得者生
耳今友思宛不可復得則孟子所惡有甚於死之論
非矯情也既達者觀其理未達者觀其事處死之道
思過半矣然祭仲之處死猶未足為難也臣之死於
君死于國職也乃若雍糾將殺祭仲而謀于其女楚
何父也君也夫也是鼎立為三綱而世未有能輕重之
者立全彼則害此全此則害彼豈非天下之至難處
而君子所宜講乎曰是不必講也有是事則有是
理而無是事無是理若雍姬棄疾之事君子之所必
不遇也伐國不問仁人對孝子而公言將殺其親世
之所無也君子之深愛婉容見者意消雖欲微詆其
親猶忸怩而不能出口矧曰殺之云乎聞君子死親
之難矣不聞人敢以殺其親之謀告君子也里閭之
相敦訾者遇其所厚在席必為之止父子間豈朋友
比哉雍糾不以雍姬為可忌而謀之楚子不以棄疾
為可憚而告之固可占知二人之為人矣平居暇日
誠不足以動人禍已至此告者殺矣不告者殺父左
右皆讫谷也果君子則必不至聞此言果聞此言則
必非君子兩者烏乎立耶吾之所憂者不能造君

子之域耳未有既爲君子而復遇此變者也今緩於
爲君子而急於講二人之得失不欲以此變而欲當
此變抑末矣故曰雍姬棄疾之事非君子所當講也

盜殺仅壽

桓十六年衛宣公烝于夷生急子屬諸
右公子泉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屬壽于左公子泉公子朔構急子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
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
国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
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
又殺之急子故怨惠公十
右公子黔牟惠公弁齊 ○衛侯放公子黔牟年莊六年夏
黔牟惠公弁齊十黔牟于周故齊跪于秦殺左
衛侯入放公子晉公子眠乃即位君子呂公子之

立黔牟爲不度矣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
而後立衷焉不
程詩云本
枝百世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物之祥
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爲佳祥而景星卿
雲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
以邪侵之出爲大異而彗孛飛流鼃鼉牛禍之異次
之是昌王季文王迭出于古公之裔古公亶父文王之曾
武庚祿父竊姦於商紂之門姒顓繼絕作牧紂之後世周公誅之後
亦各從其類也衛宣公之無道昏縱悖亂醜聞于天
垂戾之氣所召者宜其爲凶爲姦爲逆爲惡而仅壽

二子並生其家狀則天理有豈而舛乎曰是所以爲
天理也世皆以人欲滅天理而天理不可滅彼衛公
之家三綱壞矣五典隳矣尺生民之常性皆剝喪而
無餘矣而二子之賢忽生於至醜至污之地焉是知
上帝之降衷雖在昏縱悖亂之中未嘗不存也二子
自幼至長所聞者何語所見者何事而介然自守謂
不能移豈得之於人乎是天以二子而彰此理之未
嘗亡也嗚呼天理固然矣若夫公之無道天及以賢
子孫遺之世亦有乖氣而或致祥者乎曰二子之賢
君子之所謂祥而衛國之所謂妖也彼以其罪我以

其正彼以其濁我以其清每鑿枘之不相合自遥
朋亞當壁之豈不猶妖孽哉讒謟交作致二子之死
又致惠公之逐又致翼牟之放又致左右公子之誅
其爲變異孰大焉豈是以知天道之不誣乖氣之果
致異也天雖降祥人無以承之則祥而爲異使宣公
因二子之賢一念悔悟而復於正正宫闈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萬民風驅雷動萬邦
皆消固可移豫桑中之詩而爲漢廣行露之章
矣變災爲祥變乖氣爲和氣特反覆手耳此豈宣公
之所及哉宣公固不足責以二子之賢受之天者如

此反不能已衛国之乱者何欤曰黍稷種稙之種受於天也如是而耘如是而耔者人也茵莽滅裂而生待倉箱之盈可乎二子之受于夫者大舜之資也其處頑父嚚母之間終至格姦觀尚雖守區區之介死於無名成父母之惡者無他焉所以充養而盡大之者不如舜耳觀二子之生則知天理之不可恃是道也非洞天人之際達性命之原何足以知之哉

## 象忿齊師戰于奚

柏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鞌事也于是者人侵象禍深而史來告以日



一馬事至而戰又何謂焉備其不虞如

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乎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繫乎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之則未有警豈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兵候者為此時也烽傘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焉蓋憂有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奇可以占知其有備也灌丙吉為相其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雲中代郡遂歸府曰吉恐虜所入邊郡長吏有老

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甚其言召東曹科條其
人吉曰是得夏邊思職之棄誤傳當是時吉為相
久矣邊吏之壯老材否讓不加省見驛騎羽檄之來
始科條其人一何晚耶自雲中至長安凡幾里自虜
入至聞警凡幾日兩陣相望呼吸勝敗使果有老病
不任兵馬者吾恐汰斥之詔未下而覆敗之報已聞
矣雖夏侯亦奚以為善乎夫威公之言曰疆埸之事謹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
焉威公之意以謂為備當在于無事之時苟事之已
至汝雖謁之吾雖憂之城戍保障非一日二日所能
築也矛戟車徒非一日二日所能鑄也觀烏孫非
一日二日所能儲也亦不過拱手待斃而已威公之
責成疆吏亦嚴矣猶有說焉威公之責疆吏則是而
所任邑守疆埸者不知其何人也賢耶其責成固宜
不賢耶徒委其責而不問吾懼其階禍也付吳起以
西河則魏不知有秦嫪毐起魏文侯時為將擊秦拔五
河守以振秦付李廣以北平則漢不知有狄漢李廣為北平太守匈
奴号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侵付行
帝有威吳之志以洋沽鎮之心攘是數公者固不以邊
警煩君父為其忘者亦可以委其責而高枕矣人非

數公而荀弛其衝轡則馬而起覺也見僖三十二年卷內註此又人君之當戒

## 威公與文姜如齊

桓十八年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敢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天下同知畏有形之寇而不知畏無形之寇兵革者有形之寇也寇環吾城人之登陴者冒風雨犯雪霜窮晝夜親矢石而不敢辭者豈非一失此城則立為

雜記子貢大害者富不驕貧不敢辭小勞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而人每不能守禮者特以欲之寇人無形可見故狎而翫之耳殊不知有形之寇甚有時猶可禦也至于無形之寇游宴之中有戈矛藏笑語之中有戎馬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豹焉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未然之際非聖人昌禮為之防則人之類滅又矣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宰於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為別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舉威公

及文姜犯是禮啓如齊轉眄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一失於禮而禍遽至此人其可斯須去禮耶君子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彼其左右前後伺吾之失守而肆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稍怠則墮其手矣豈之所以孤立於爭奪陵犯之場得保其生者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實持禮以生也無此禮則無此身升降俯仰之煩豈不勝于屠戮戕殺之酷幷鬼環佩之拘豈不勝於刀鋸斧鉞之加人徒見君子常處於至勞之地而不知君子常處於至安之地也世俗所以厭其煩而惡其拘者亦未見其害耳城之圍于寇者



樓櫓雖密盜猶恐其踈隄防雖險猶恐其平豈其厭樓櫓之密惡隄防之險哉苟人果能眞見夫形之寇則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也況敢厭惡其煩與拘耶

## 辛伯諫周公黑肩

桓十八年周公欲弑桓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侯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国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萬乘之君犯之者未必皆得禍士君子之一言雖千百載之後稍犯之則其禍立至何其嚴也辛伯之諫

周公而謂並后匹嫡內政耦國繞公宇耳總古今亂
亡之樞而莫能移焉漢高帝犯之而有呂氏之禍
有龔於高帝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
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最出居趙王少不能銜
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
斬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
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
病歲餘不能起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唐高宗
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
及后及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齎絞賜皇后武氏委
以上政事權与人主俟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
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
決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史臣贊曰武氏之亂唐之
宗室誅滅殆盡高宗溺愛枕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
流天下嗚呼父子之間可謂難矣

晉獻公立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卓子及將
立奚齊既与中大夫成謀謂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
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
日公祭之地地墳与大夫歃与小臣亦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姬遂譖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九年晉獻公
子之徒作亂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
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十二月里克殺荀息
及二大夫公卒里克不敢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喪
文公入而里克伏誅

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逐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国政時有補益上
上性剛儉勇嘗文飾蜀王秀受賀上知之自是恩寵始衰漸
百官皆諂勇張樂受賀上知之自是恩寵始衰漸
生嫌阻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后由是數稱廣賢揚
素揣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陰使素贊上廢勇立晉
王廣私賂東宮幸臣令伺太子動靜悉以報廣廣數
聞楊素毀文吃誑騙以成其猜于是猜
內外宣誘過失日聞于上上疾
廢勇及其男女為庶人立晉王廣為太子四年上疾
寢於仁壽宮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夫人干曰出更

衣爲太子所過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問其故夫人
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嘗禮上恚抵狀曰
畜生何足付人事獨孤氏兒勇武當出人事獨孤氏兒勇武當出人事爲
述叢繫大理獄追東宮兵上帖上墓宿衛門禁出入
並取宇文述郭衍度令右庶子張衡入護殿侍疾
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
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
亂齊簡公之在魯也聞其朝政有龍焉及即位使爲政陳
成子簡公之驟也其擇焉我臣使公孫言已
已亡丧而止既而
有寵謂之曰我尽
氏矣旦其遠者不
如公子我在晨出迎之遂入閉門
殺侍人公与婦人飲酒于檀基成子
逆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成子出舍于
庫閽公猶怒將出曰何
所无君子
哉
魏絳殺其君之嬖人魏絳也誰非陳宗所以不殺子者有
我歸属徒攻關与大門皆不勝乃出
晉厲公犯之而有欒郤之
亂晉厲初三郤讒
欒郤郤
害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欒
公于執公曰吾早從鞅之言
不及此
齊王芳犯之而有曹爲之爭
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太子即位八年大將軍曹
爽引何晏鄧颺等謀遷大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
所變更太傅司馬懿遂與爽有隙稱疾不
與政事嘉平元年太
傅司馬懿等皆下獄幼
主
太逆不道夷三族以
帝之始鎮江東也
心任之敦總征討道
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怕將有功且宗族
強盛情益驕恣帝畏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爲腹
心稍抑損王氏之權而敦益
不平遂舉兵內向
于武昌
唐明皇犯之而有武昌之叛
唐明皇犯之而有祿山之變唐明皇北出而祿山專制三道陰蓄
異志始將十萬欲俟晏駕發便作
亂會楊國忠爲相與國忠數以事激之
欲其速反以取信祺且反北以不

孫此朝鮮兵敗入朝討誅爲國謀慮書名諸將示以勦滅意斉皆聆陽
小犯則小受禍大犯則大受禍影隨形響聲速
有如是之速也辛伯曰貴有厭勝詛盟之術而必其
驗哉亦因理而言耳天下之甚可畏者莫大于理惟
言出於理故凛然列八字於千百載之上非雷霆而
震非雪霜而嚴非山嶽而峻非江海而險非師旅而
威非礎質而慘尊之者王畏之者霸慢之者危棄之
者亡上林夫人之席由此而正也漢表青浦涌泣之
諫由此而發也漢史太伯獻之讓由此而識也駟
懿尾大不掉之譬由此而生也魏晉世儒之文
詞愈多而理愈寡蓋有書五車而無片言之中理者
矣辛伯之言如是之約而古今有國之大戒咸在焉
非所謂文中之敵歟嗚呼辛伯之言真有
國者坐右銘也爲國者誠能朝覽夕思奉以周旋則
未讀詩而已知上僭之譏未讀易而已知洊震之象
未讀書而已知威福之權未讀禮而已知畿甸之制
未讀春秋而已知一統之義固可配斐逸之屏唐崔植傳
肅元宗即位未環賞手寫元逸圖獻于內即位勤帝出入觀省以自戒而代千秋之鑑
也唐元宗千秋節群臣並獻寶鑑錄以伸誡諭故吾以謂
上軟鑒千章殲千公生前忽李德裕上冊扆六箴者唐文宗昏荒數遊幸押比羣臣箴其

曰清衣觀視潮希晓也二日罷献諫歙求珍怪也四日納正服諫服御獻飯非法也五日辨邪風任用羣小也六日防微諷偽遊輕出也帝不能用不如獻辛伯之八字

## 楚武王心湯

莊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入告急人鄧曼曰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余心湯湯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曰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而後發盟訖而還濟漢而後發盟

##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則涸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育焉志者氣之帥也

## 心隨氣變昇志不能為氣帥

## 氣反為志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曰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見史記

## 南風之琴謂家勞逸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嘗謂孝經見史記

## 易簀之際謂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豈嘗不自若哉楚武王遏陵諸夏吞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撓也迫其季年以堂堂之楚師伐最爾之隨

將授兵而心蕩焉蓋武王初未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耳平時臨敵而心不蕩者非眞能不動也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隨之而蕩孟子所謂蹙然曰是何言也先君之所甚者方且謂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大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嗚呼所謂女子所能知乎鄧曼惟不能知既歸之於天又歸之於鬼神抑不知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得捨此而他求哉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蠢生于稼而害稼者蟲也蚋生於醯而敗醯者蚋也氣出於心而蕩心者氣也鄧曼區區四顧而外求治戚在同室反執市人而訊之愈訊而愈失矣使楚武王而此則賊吾心者豈他在耶將不得而遁矣賊既不得而遁善養氣者盡其本根以去心之賊乎吁又非也浩然之氣與血氣初無異體由養與不養二其名爾苟失其養則氣為心之賊苟得其養則氣為心之輔亦何常之有哉憒亂散越臨死生而失其正者是氣也泰定精明臨死生而得其正者亦是氣也凌煙圖繪之功臣誰非前日勍敵耶

鄧三甥請救楚文王

雖六年楚敗王師于鄧侯弗止而拜之歸報曰臣以此人也君不早圖後君其及圖之乎圖之奈何曰入將不食吾餘將死吾餘將死不食而君焉用餘君不從三旬楚子伐鄧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有以醫自業者語人曰六氣者致疾之源必餌無陰陽無風雨無晦明然後疾可除也帝有是理耶不歸咎於人而歸咎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隣何人而不受六氣其獨致疾者必非善守身者也何國而不接四隣其獨被患者必非善守國者也端汝視履嘗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診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隣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

甥不知國之存亡繫于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踈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昌嘗在于楚耶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于滅鄧

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隣敵爲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爲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强陵弱衆暴寡之風偏於天下今日齊人滅譚書于諸侯之策矣明日晉人滅虢又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苟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必若三甥之計非盡吞四隣不能舉秖亦辽矣嗚呼四隣固不可盡吞縱使盡吞四隣亦未可恃以爲安也秦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漢晉以來因秦滅騐以存隋不亡於南北未

之前而亡于南北既滅之後（文帝以外戚之尊受孤之重乘茲機運遂奸篡之心以觀古人宜其然（周鼎樓船南臨則立金陵失險驟騎北指則單于敦塞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非一朝一夕也此史論）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隣敵耶三甥之謀謬戾明甚而此猶以不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各人而不各已也用此以觀古人宜其然語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時桀雖偶能赦湯天下豈能無放桀者耶桀之誣上天虐萬方誅龍逢斃妹喜殛紂尚書可以恥亡者擢髮不能數也桀皆不之悔而獨悔於不殺湯可謂各人而不各已矣桀之爲人

非惡不視非惡不聽非惡不言非惡不動造次顛沛無非罪惡僅有不殺湯之一善耳及自悔以爲失是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哉

魯莊公圍成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迈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湓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退懦湓克與怯相近者大勇名不出家昌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昌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知兵者談笑而麾之徜徉枯振槁然豈是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念欲之興欝勃熾烈時焚肺腑亟不能擊哉卓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貴盲歸曰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于是敵也貴盲歸曰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貴盲歸曰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戰勝於一心之間非有攻城略地之可[redacted]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莫大之敵而功無毫髮見於世豈識其為勇乎不特不識其為勇既勝念慾之敵則忍人之所不能容人之所不能容乎人之

所不能平其犯而不較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旨怯名之矣以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魯莊公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且齊嘗同伐郕而齊專有其功人情之所必校也莊公歛兵不校罪已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曰莊公蓋怯者也大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不校是不歛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心敵且能勝之況區區之外敵乎使遇義所當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不校者勇士之所難也校者勇士之所易也彼衆莊之視齊實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者也反是懦與怯倪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恥郕而不校者特畏其強而不敢校耳姑託罪已修德之辭以自解于衆豈其本心哉故不校者莊公之所易也○校者莊公之所難也莊公之不校與舄者難易政相反烏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吾弱犯強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于讎敵亦足以自獻於先王矣吾佚牧

之怯豈能勝南宮萬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自
前雖繫于商宮萬之手世未有以不勇為罪之者也
莊十二年君是時在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
而與齊通又與之連兵而伐邾及不得邾而爭則是
爭利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
失不爭亦失失在于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退上
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齊侯見豕

莊八年冬齊侯游于姑棠遂田于貝丘見大豕或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人費弗得鞮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之外賊亦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人費弗得鞮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莊八年冬齊侯游于姑禁遂田于貝丘見大豕或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人費弗得鞮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

齊侯見豕

莊八年冬齊侯游于姑棠遂田于貝丘見大豕或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

其濟乎對曰克之晨龍尾伏辰均之服振振旅旗之賁天兼煇煇火中成軍虢公其奔丙子旦日在尾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策鶉火中必十月○狐突遇申生唐十年狐突適下國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將祀余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旅旗之賁鶉之賁賁天兼煇煇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在策鶉火中必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之交乎丙子朔晉滅虢君其圖之君曰諾吾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有亟請于帝矣將祀余于新城西偏有巫者而見我焉許我罰有罪得請于帝矣將祀余于新城西偏有巫者而見我焉許我罰有罪將復請七日遂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將復之遂不見及其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蛇出泉宮僖十六年十二月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鄫而呼曰齊有亂而不果城而還○捷鬼○柩有聲如牛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將拜曰殯于曲沃出命太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鼯鼠出○鼯鼠五技而窮宣十五年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顆之役也吾從此輔氏之戰也及輔氏之役顆嫁疾病則曰亂吾從治也及疾病則曰亂必以治及卒顆嫁疾病則曰亂必以治及卒顆嫁之父命余是以報○鳥鳴亳社襄三十年冬大南門災甲午宋大災○鄭伯有則皆走不鄭人相驚以伯有至伯有又將殺帶也明年王子帶出奔王子帶殺也明年王子帶殺帶也明年王子帶殺帶也明年王子帶出奔王子帶出奔王子帶出奔

宮室崇侈民力殫盡怨讟並興莫保其性石言不祥宜乎○當璧而拜昭十三年初有事於太廟乃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而祈石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而祈石請神擇于五人者所立也誰敢遠之既乃與五人齊而長入拜于庭使五人皆遠之平王跨之壐入拜康王跨之壐入平王抱而入于大室之庭使五人皆遠之平王抱而入于大室之扆加焉子晉皆遠之平王抱而入于大室之扆加焉子晉再拜稽首乃受玉○再拜稽首乃受玉昭十五年晉韓起聘于魯且拜成紉闘之命韓起聘于魯且拜成紉闘之命韓起聘于魯且拜成紉闘之命

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祲明有
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亦
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者非憚其惑衆也無怪
之可語也左氏嗜怪時神怪之事多出其書竟記竊闢
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闢之者亦非也載
之者必以為怪而駭其有闢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
無一以為有一以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二子之所
同病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
所接者謂之常耳曰之所不接者謂之怪凡所謂怪者
共辨而競爭之至於耳曰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

區者吾既厭聞而厭見之矣何必復論哉如不
之所聞非真聞曰之所見非真見也耳之所聞
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
初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厭聞而厭
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何為
而峙海何為而停是孰知所以然者乎其事愈近其
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
疑者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吾日用
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
詳于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

所聞而不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
見使得味於飲聞獻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擇
然而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爲問又以死爲
問邇先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
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
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則可以占其
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眞實語世儒
乃或以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
之下故自刃在前結纓而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



之際子路其自知之矣在睽之歸妹曰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
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幽明實相表裏幽
隣於明明隣于幽初未嘗孤立也是爻居睽之孤矛
然孤立睽幽明而爲兩塗睽生疑疑生怪故負塗之
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至理之本同然
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則寇解則婚向之疑
以爲怪者特未能合幽明爲一耳猶陽之發見陰之
伏匿陽明陰幽常若不通及二氣和而爲兩則陽中
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而爲兩則羣物

濁幽明合而為一則羣疑亡釋通灌注和同無間平
日所疑滂滌而不復存矣予路之問人鬼死生聆而
不合既聞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羣疑亡乎左氏与
子路而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嗜慾之習焚
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為不
遇雨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左氏遇聖人而蒙蔽
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而代期不至請代弗許公問不至請代弗許而囚之）

（桓二年公子彭生乘公）

（適襄公之出入也無知虐于傅瑕公本服礼秩如二人因之日作乱）

咎既往者易為說扶將傾者難為功樂論病而憚治
病此人之通患也齊公孫無知之弑襄公論者本其
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統禮無二嫡基於衣
服礼秩之微而成於篡弑戕奪之酷齊之禍庸非僖
公為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
此言可矣及襄公之時始為此言何其說耶追論前
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
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徒咎既往一無規畫拱手而待

禍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
前吾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
所遇如何耳在襄公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
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與雠人皆以爲
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雠公
孫無知雠託於公族而傾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偪正
嫡方襄公居東宮之時巳人情度之豈能不忌且恨
哉傾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想無知之心自知襄
公必償其宿忿投于廢絀陳棄之域矣使襄公釋然
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
讎反得親焉何以得此於彼哉始巳爲虎今乃吾
之父始以爲狼今乃吾之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
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巳彰今日之恩也向之
讎所巳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
逆之心爲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
矣昔漢定陶王少有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于
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于
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視漢書此所以
有傾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
可得而見見吾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

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慮皆不能入其間以自親之外無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乎苟微見疇昔之隙必吾愛親之心已少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已之隙先已後親固已墮於不孝矣又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初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而立趙王大臣爭之及惠帝即位最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特酖飲之及帝還趙王已死孝明帝澤趙王已植之於魏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猶疑幾為太子數矣文帝即位灌均奏植酗酒恃慢遂貶植為安鄉侯植尚誅其故之於晉文帝所寫王故才望出武帝之右時為小字曰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故不安武帝叙漢淮陰王魏陳思故事而立臨崩執



彼手以授帝後小書勑付冯彼攜手帝彼知憤怨歐血而死馮紹烈曰吾不

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待于孝也安得已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得愛

齊威公入齊

莊九年雍廪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魯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高傒陳相可也公從之

魯莊公云父之讎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讎而事

威公齊威公忘身之讎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讎也
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讎也忘其可忘
者威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
威公其生之讎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讎宜若得罪於
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駑騏
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
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
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
以為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
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

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免為不知馬隨
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為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
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于吾之鑒孔子之智
初非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
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不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
而苟隨聖人以為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
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
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者也是故開孔子稱管仲
以心不以貌此真從聖人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以管仲

所在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謂者小而所伸者大耶
嗚呼在尺直尋在暹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讎之在
不得為寡謂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況事讎
之謂不得為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威
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
吕子漸昭言殺弟而不謂之兄是糾以而尤不當立
者也向若威公殺糾于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
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讎威公可也當乾時之戰威公
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威公者
齊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也吕亡公子而欲干國



之統威公以君拒臣糾以臣犯君曲直客主之
勢判然矣威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罪滅親
親之恩固可深責然吕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
非兩下相殺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
之黨者敢吕為讎乎此管仲所以事威公孔子
所吕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讎耳孰知仲
之不當讎威公哉知仲之不當讎威公則知仲
實未嘗事讎也苟徒信孔子之言而不復深攷
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讎皆將自附于管仲矣噫
仲果反君事讎則雖有萬善不足以贖況區區之

伯坊耶

齊魯戰長勺

莊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士為諫晉侯伐虢士為固不可虢侯將伐虢士為諫晉侯伐虢士為固不可虢侯將伐虢士為諫晉侯伐虢士為固不可虢侯將伐虢

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齊之竭旨我之整逐齊之亂機權歸畧與孫武臭起並驅爭先孙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邪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所以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御轡敢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搶攘駭懼平曰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出食馬之恩史記秦穆公云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賜酒而救之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成從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恩遂虜晉君以歸戰國策中山君享都上大夫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當厄怨不期深淺其傷于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恩怨各肆其情以報其上苟非暇豫之岀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寇深悚迫之時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親刖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

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鄙家語孟人方在縲紲之中錙銖之施視若金石
毛髮之惠視若丘山子焉一有司耳徒有哀矜之意
初無哀矜之實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況莊公
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及其遇寇人之思報
豈予焉比耶獄宛地也戰亦宛地也昔居宛地當受
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為之死
則諸侯孰敢特餘事耳莊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
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立論後人之言立邈然不
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為然則對


略無片言及於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二者
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何耶嘗有論戰者有論
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問所以戰而吾之
以戰是問楚而答越也晉侯伐虢亦曰虢
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虢弗
畜也吾嘗觀時之論立者每如此魯莊公晉士
蒍在春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鉤深致遠得
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人而知此理耶唐柳宗元
號為當代儒宗其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

之具吾未之信乃舉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語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況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況上而爲三代爲唐虞者耶新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蠡而欲測古人之海妄生譏評聚訟不已多見其不知量也

## 禹湯罪己桀紂罪人

莊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孤實不敬天降之咎書曰孟侯朕其昭告之何不弔昔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札孤卹也言懼而名礼其過而歸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

日是宜禹湯有過民之心君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爲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于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曰此左右之功此羣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羣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桀則禹湯歸功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己桀紂

亦歸功于己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己曰此我之
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
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己曰此我之謀
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
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
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為善乃桀紂之所以為惡者
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為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
紂移歸罪之心為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旦聖旦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
畏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
者桀紂也平居自期以謂吾雖自奮必不能為禹湯
吾雖自畫必不至為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
則吾有時而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
之易則吾有時而為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
非只尺禹湯一念之善豈待勉强戒戕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
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為甚近怠為乎生
文思去桀紂為甚近驕為乎生聖狂二法更相懲勸
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輓之或挂之此顏子所以欲
罷不能也歟觀論夕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藏文仲

獨知之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曰人已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為君則流入于讐史之學情乎狐裘而羔袖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衆惡蔓延徧布海内禹湯貶之於已曰為已罪人見禹湯之罪已忿者平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已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于善天下皆歸于善是亦禹湯之善也雖曰罪已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既除稂莠何必復求穀之明但收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于為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国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興一亡邈然遼絶揆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

相近若此屠酤盜賊翻然爲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爲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纔跬步人固有隔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

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